游藝塾文規

游藝塾文規卷之五

趍田逸農了凡袁黄坤儀甫著
男袁天啓若思甫
姪孫袁士鯤南之甫
袁祚𤋮載之甫仝校
書林

正講二

題作必奇必高必出色必能發人不能發之意必能開人不敢開之口或以精鍊示工或以豪迈騁采或以眣宕見奇或以冠冕壓衆峻處薄蒼冥而或不能帖然就矩深處徹重泉而或不能寓道

千循戊戌諸魁如何慶元穆穆文王一節首二比云人非顯常誰無一念之灵竟而竟不勝務是善不息而心有息也文王亭以緝之其道光矣心非陷溺誰無一事之隅合而合不勝漓是善不二而心有二也文王敬以止之其心純矣以顯常對陷溺顯常是性陷溺是習先性而後習也以不息對不二不息應緝熙故在前不二應敬止故在後收二比云惟不息之精神密操于淵蜎蠖伏之内而念之所儲即是綱常立萬世法紀之宗而毫無溢于分外矣惟不二之兢業顯出于感應酬酢之間而秉之所凝即為動物身千古尽倫之準而毫無歉于性中矣以不息对不二此与起相應者以密操对顯出以分外对性中念之所屬即是綱常四語却是

名言辛丑会試諸墨卷多有涉此而出者不可忽也梅守和起云緝煕非在敬之外也惟敬則精無所蔽之而常明故知止焉止不在敬之後也惟緝煕之故則一無所擾之而常定故安止焉從知止説到安止不拘不求脩然自在且言緝煕不在敬之外止不在敬之後句〻用意令人解頤

文字股〻相对者其常也于对之中又間有不对者如唐人律詩崔顥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〻李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〻氣格超然不為律縛此大方家手筆也文字於入股平对之中而間用散語有用于起処者如子執其两端墨卷提也有用于末処者此極多不具述有用於中間者前輩惟鄒東

廓忠恕違道不遠文字有之近日李之深亦用此格其文云神以愈嗇故愈愈瑩惟緝熙則光明之境寸私不染而何所不敬心以常明故常攝惟敬則凝一之中萬理悉会而何所不止敬在而止安止在而敬姒敬為体而五倫則其用也随身之所處而與倫同道靡不調于適矣敬其綱而五德皆其目也摠心之所運而同條共貫靡不止于所矣先由蓄而瑩次由明而揖明字即緊承瑩字来曰瑩則言光明曰揖則言凝一曰光明則称寸私不染曰凝一則称万理皆会身之所処而曰随者以其異倫也心之所運而曰摠者以其同條也四比相承如貫珠而中独揭敬在而止安二句誰人誰道

稱時文字只順題寫去近來則欲於題目外主張於[illegible]有
意自吳因之三篇叢卷篇〻皆推深一步由是作者遞相仿效丁
丑諸卷此風尤熾戊戌項維聰云夫敬而上則非事〻為之參合
也源察而萬理自呈也緝熙而敬則非念〻為之提醒也恭深而
一真自湛也淵微為衆止之府而感應酬酢不過分靜中之緒餘
作用乃德性之胎而上下親疎困已盡生人之大分事〻參合成
不必求之于外至念〻提醒正是緝熙之法今却一切掃去而別
擄真境後二比以雅詞發真意尤為難得曰分靜中之緒餘則感
應酬酢皆非粗迹曰盡生人之大分則本來至善只在尋常相與
中句、破的如云門談禪一唱真詮則衣冠濟〻皆為实境若與

遣詞之雅則如碧苔依依水清石見春云婉空濃淡有情李者所宜究心也

文字有反有正反少而正多此常体也有反処多正処少而題意愈竟明白者此如莊子以危言陳正理又如司馬相如以微言解紛不必十分指切而意思躍然是好手如徐良彦云續而有斷明而有闇則中已不勝離合而散安在文之有常惺也固其有常惚也斷而求續闇而求明則散猶不無出入而止安在文之無不散也固其無不止也斷而求續闇而求明正是緝熈実事却更進一步便有餘雋

文字又有襯帖法邵景尭云謂其洗心退藏之密覌之且無朕而

断之又何俔繩々乎靡非欽翼心矣收視返聽之真測之雖無迹
而䌷之則愈光惺々乎靡非帝鑒衆矣断之無俔是講緝字却以
窺之無朕檵之便充熱閙有情䌷之愈光是講熈字却以測之無
迹檵之此亦是作文一法何太譙云心体本無絶續文惟無所以
閒之而神自定則一敬亹々要亦如其本体而止句々發止字此
收斂之純也收斂純而何弗底于純也心体本未瑩徹文惟無所
以淆之而神自朗則一敬惺々要亦如其真明而止此涵養之極
也涵養極而何弗詣其極也衆人都説敬止有工夫渠独説如何
本体而止別無增益工夫此是独到象心之語
元魁之文固自有辨然須識滑透徹如何是元如何是魁如倩蠅

若開拳見掌是一是二較然明白方有准繩蓋元之中常有一二語漸出下乘餘風不似元者魁之中時有逼真可元者須一一辨別如髮々文王一節頓起元粹乎無容議矣第二名何處元講完詩詞將過下五段先總云試觀若君臣若父子若下文豈非人道之大經哉淺言之則隨時自尽日用而常行皆可言若深言之則建極樹猷非心源之濬發不可言止此却是会元家數第五名陳圭講完故止接下云吾竊以人之身下之則民所事也上之則君所使也而又前數十世之統此其承嗣後數百世之統此其開剏而億萬姓之交此其縮結亦是會元家数一科止有一元不可以其名次稍後而忽之也不獨諸魁即散進士中亦有会元文字在

約如二十名黃汝亨叙過詩詞以善字止字提二比次即入中五段云吾就其為人君者以觀止止于仁矣就其為人臣者以觀止止于敬矣依文直述並不着詞後面却總做七十二名黃克謙亦同此格皆具元之体段

亭者應試當先求合式不可浮慕元魁凡中試之文必有一段精光可掬必自成家或尊如峙岳或輕若行云或雋如海錯珍羞或澹似太羹玄酒或正如殿師造士動協規繩或奇如雪夜偏師萬人辟易或変如臨济談禅棒喝交作如此乃可以見重主司耳如穆穆文王一節襲三益先講緝熙敬止二小比發下云退藏之妝斂即作用皆竟為粗而要之綱常實總其蘊宥密之淵涵即庶物

無所不徵而要之敢慮已立其除即道過五段復抱云盖止非于
彝並別有增益就此天經地義融会在心而觸之即成律度則一
至俱至而聖修以純止又非于倫常強求脗合就此常惺常者採
特問間而求之自中規繩則一得永得而人極以立至今誦修和
欽至德三分之以莫改有二之勛燗然汝墳江漢猶若想見其心
者孰非散此中來耶前叙五段只歷歷點过而文王实事又抱在
後此是化腐為新之法
國初諸老儒定舉業文字一股中說尽題意矣后股又說取青媲
白開飣餖之門不特意思重複兼亦格式卑瑣若会元之卷多有
不拘駢驪而嶄然迥出者于对偶之中常涵头串之意如昆湖先

節彼有不獲辯甚巻股、相承聯絡貫串八比只是一比又如因一僞講是知也承前發下四比只是一意所以為妙我不欲人加諸我一節頓曾元先提掇二比云夫一不欲耳我胡以受人而人胡以不我受也以人推我則各浔之情分且彼不必以欲未而吾胡必以不欲往也以欲推不欲則各適之念又分中間用一且字二比便連為一比又上說各浔之情分下說各適之念又分用一又字益見二比是一意接下云今曰不欲無加則耳目肝膽尽通于一不知逆之在已順之在人而畛域忘矣且比絜推度不設于心不知人之為人我之為我而意識融矣二比中間亦用且字而其用意造語從淺入深雅有法度真詞家射鵰手也先曰耳目肝

膽是忘其形次曰比潔權度并心亦忘矣先忘順逆則人我之相猶在次忘人我則感應之主盡忘畛域在外意識在中始忘畛域既融意識轉入轉深不動声色而化合璧為連珠矣下即過云是道也而賜自謂及乎哉喝出及字喚醒　心超人我之外斯能于逆順之端互汲而不岐為兩彼其不以我之不欲者還以搆人之不欲蓋恹乎至人之無已也賜于此無二念否也心融人我之中斯能于排逆之感独竟而悉普為公彼其善化我之不欲者從々適人之欲蓋渾乎仁人之共達也賜于此無滯情否也只着無二念否也一句不說不及而不及之意宛然在目且微婉有含蓄而意未盡所以為妙矧彼則情欲相感之際蓋旋消之而爾則無欲于底不

兇有欲千初境甚遠矣以彼字对尔字借凡形主之法彼則人已相敵之時即
尽指之而爾則以人遣欲不能以我忘欲情又懸矣前二比中用
且字是聯二比為一比此四比中用刎字又聯四比為二比如設
棧道于危崖之上人馬一渡百盤獻奇令人應接不暇又懸又字
亦好未收云故求之物象既分之后以心推心而人我漸撤賜也
尚可自勉若迴于太始未判之先以欲逹欲而人我両忘賜也其
姸俠諧此數句分明是對面說話通篇詞調快若風鶻乘颰良驥
曬景飛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蕖真元作也
何處元明出本文又体子貢口氣做夫使落色相然下語鏗然用
意渊然如云人之与我本爲一體我不欲人亦不欲即一念可均

調也吾不能于一念之中而強生分別也施之与受總歸無心人加我〻亦加人即一欲可而遣也吾不能于無心之内而更設意見也大率有識者於前二句多不重講只輕〻點過何公重作四比便畜痴肥然其所以高弟者則由格卑而語高耳一念均調一欲而遣皆是俊語若一念中強生分別無心内更說意見乃是至理之談下語既土便能奪目政如洛陽名園入門錦爛五陵遊俠裘馬千金雖復大雅不必醉乎後而諸卷惟張邦冀亦將上二句作四比格欠竣駕而語意俱高其第三四比云我之名由我立而以人視我即其所分爲對立者意則我之未始不為人也而安淂以不欲加之人〻之名亦由我立耳而以人自視即其所謨為一

脫者則人之未始不為我也而安得以欲私之我人我之名原還
假立龐居士云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正是此意
過文是一篇括目處最不可草草得數語雅練便能動人是科推
崔師訓過文可觀其曰賜也而果能之也則一言而行終身不為
虛頌絜矩而平天下究且遠施夫子寧不有深加我後講亦可蓋
論語文字最嬿直致聖人語意微婉与中有奇奇中有与未嘗道
盡若將非爾所及直說做子貢不能及使共聖人接引後學之意
矣師訓講云心之未純乎天天機雖動而易窒為人心之尚危也
賜之事天誠不知何如而詎能公己公人一至此乎此心未實其
性欲與隨發而旋滅為情境之易汩也賜之未性亦不知何如而

詎能無物無我一至斯乎不直斥其不能而但言不知何如婉詞寄誨語不迫而意独切又中間說人使及天說情便及性語有斷酌又文章妙処不在認定題目粘皮作觧全要空中打景神思玲瓏如蘇老泉作易論通篇借礼來形容師訓緻云盖向也廸思于博源而未究仁体之何在彼其所病々于求仁之太难今也企慕于立逹頓謂心体之無他此其所病々于求仁之太易求仁太易是題中本旨求仁太難是借賓形主無中生有斟索見奇用字要新不新則不能動人㴑守和將首二句輕做二比次即云則是共念而涵不分彼己盖洸玄同來判之始周淡其性天者其以虛為体乎虛則無着也例易及也觸念而動不分後先盖波蕩

物一原之初而流通其精神者其以因為用乎因則無意也胡易及也共念觸念是極新之語居与因皆獨創而因字尤新曰共念則不分後先脉絡有條秩然不紊

文字要輕揚忌死板陳圭後二比云賜果適于人已未分之先而得其大同之趣也乎吾想我之公心固已之誘物化而不可究第能繫之而人与我不相左亦佟為下学之实功矣茲何造也能不劳而至若是也賜果能于人已既分之后而得其不二之宗也乎吾想我之私心固已千蹊萬径而不可解第能譬之而使念与意不相岐亦佟為太公之户牖矣茲何修也能不劳而得若是也知誘物化而不可究猶是常語千蹊萬径而不可解則莫偽曲尽矣

潔之譬之昔句是夫子教賜本意二比悠揚活潑如玉盤荷露清甘可人後又拖二比云夫孰知夫受之時即施之時而合併以出耶若彼有二境也寧不有待擬議耶夫惡知夫受于我之欲即施于人之欲而一体而符耶若彼有二欲爲寧不尚渋恩勉耶連用四耶字飄逸悠揚滑莊生口吻

從年文字後面多作二大比用大柱子近又不然不難于用綿聯針而难于錦上兆綱不困柱子而一字合掌非文也即字字不合掌而語意不新神氣不完亦非又也李之藻後二比云作忘境以观理夫亦知天理周流不當自為封域也而以爲情生境隔射順境逆境終与真境不相掣而安得遊于无礙之宇忽以道而制精

矣亦知大道雖適所當撤滯離也而必焉欲動情勝則人情物慮
終與内情不相合而何以達于不空之道先敘下志境以泯理次
說忽以道而制情物皆灑然而肌膚細賦思恥情真言言入解末
即足云蓋檢察稍竦終不勝横逆之竊發即衡量極當亦安見本
体之自然而夫子曰非尔所及若謂天賜之于一也見及之矣力
未及也求之如不及可矣前四句說理極透而後单拖我意餘波
流蕩景色更遠張維樞以天地仁人做二比雖是波瀾意頗稱工
如云惟天地能生人能生物渾忘百昌之榮瘁曰我加則遺于志
矣君非不欲無子靜對竹生而竊意子之猶滯于人也恐人我角
逐之根未除也惟仁人能並立能並達純然元氣之周流曰欲先

加則歸于純矣吾且頌子求仁强恕而不謂子之歷言自然也靜對什生原是夫子心非求仁强恕亦是夫子教賜本意發浮明透如蜀錦吳觚郁然生色末又足云蓋欲惡中人微而不竟當身推礱覔者術難隱微黯黯之伏宜斂聰頫以自照之淸歷不累之天當需養盛而自至之不講題目而講題外之意蓋体認夫子教賜之本旨而發明之此所謂之敲拟到之語也如項維聰後二比云蓋舍勉强別无自然之路而强恕既久不過釋其助忘之念則自紙外工夫难覔本体之真而浮慕徒殷且還咎其人巳之防則愈遠賜無易言心至哉此亦不正講非尔所及而但言如此則可及服將決于教賜之本意凡文字以題講題則味淺以意發揮則深

深此類皆可法也曹徵庸舉業亦吾鄉出色者穷搜刻煉思致精深后二比云盖吾人寄形宇内趣舍厥恋総一情之往未順適摘逆皆一体之愉瘁茲意也惟独契性体者能愉而不然者怨犹在擬議間也人心憤驕难制方属于我非大順不能無怫而属于人即少逆必謂無傷此意也即刻意平情者犹然而若賜也恐尚在矜持間也皆在題外發揮不泥本形独抒真意説理入微一言一解大率不善作文者如優孟為孫叔容笑頗似而本色全非善作者如臨済譚禅捧喝罵詈卒成至道些在人苦悟耳

我不欲人之加一節此題該者只重無字便認以為化境然則無謟無驕之無豈便化乎又謂恕字子貢所及仁是子貢未及亦未

盡然即此恕字由之可以盡道行之終身不能盡如何易及夫子
正恐子貢易視故就其言而覔之黃汝亨之作最得肯綮先將本
文二句喝出不復貼講但云則欲惡之情化為大通何其平也物
我之形什于片念又何其易也得無未量所及乎哉故夫子不絶
之為不能而即就其言以覔之曰此二句真得題旨真是会元口吻与湯公下俞其何以為仁句
爾賜也非尔所及也豈不以凡人之情當其逆而來也或者介然
而見至于來而不往則逆而順用之矣進于自然之途矣自然者
难也當其際而入也或者亦戒然可受至于受而不施則悖而恕
施是矣只說也是恕同乎一体之視矣一体者难也無論計較尚在于
神不能相通即推情覌欲而擬議未融亦安能即我即人而挈一

念以為天下衡無論億度未忘形骸不能相化即緣欲觀心而思慮不徹ゝ安有受無加而通萬姓以與一真合故操此無加之念上事琢磨吾不限尔能也即此無加之念遨遊大通吾不謂尔及也此篇文字自出已見分明與註相違而又不駭人所以利中試檢荊川昆湖諸名公所作皆不拘註而悖經亦不炫奇而駭俗善作文者以通經為主以融註為高註有可泥即泥之有悖理處亦須融会而善發之令人不覺乃佳此篇可式

作文句ゝ要從肺腑中流出捜精剔微愈出愈新令人閱之如入萬花春谷奪目爛然應接不暇此必中之文也畢懋康云信斯言也舉世態紛ゝ萬情而動于一欲昇詳觀之照此舉人心憧

極萬念而化于一無尢太虛之体也自人与我相对以来私之將
務與之公之者又務同之當其公之之時而人情我欲亡乖上流
于其間彼其同而不勝與也蓋起念欲忘便有不忘然后知忘人
我之域不可以念及之矣自施好受其情以来見有我者務分之
見有我之臨若又務合之當其合之之時而出机入机又種種岐
于其間彼其合而不勝分也蓋作意求化便不能化然後知化施
受之境不可以意及之矣或能祛其妄于未發之際而妄之机牟
未發故彼此一体靜悟若甚爽而臨動即难契或能撤其障于將
發之際而障之根終未除故洄洑順恁天動若自營而起念即有
念是以知驗之心源總之[illegible]心也而又應其心体忽觀終于

如此只就題發意滾〻不窮秀色英風到為可掬此必中之文最
為可玩黃克讌初二比云人從太虛來原无人我人從我見生也
人欲我欲誰有而誰无人從道術中原无所加欲從加起也加我
加人孰可而不可開口便有沉重襲其三盎講完首二句即發下云
想夫宅心大公之宇則天地萬物咸歸一体即彼然未起而不觀
不閑常有融〻周宇內者是何襟度也想夫平情順應之天則悲
愉欣戚悉付兩忘即紛然交乘而不思不勉自有肫〻聯萬姓者
又何境界也末二比小云緣取譬以生明何如不識不知之為順
而要惟大順則意氣且莫與其能遊自然以適志誠袞旋生旋過
之為勞而必欲忘勞則矜持當徐俟其化四比詞練氣順一百六

名唐世済將前二句不做只輕〻衍过須歸重末句發揮此亦
是元体温体態廷弼皆在二百名外其文皆可掄魁温將子貢之
言畧衍數句並不着詞通篇皆以夫子口氣講其文云吾思世路
多岐而報施為甚平情不易而渾合為難徇一膜之見者毋論也
即以心推心而擬度間其用情亦良艰也今竟曰无之則既徹人
我之形并忘人我之念其胷中之廓然何如者而賜自思之果有
此境界也乎懐自利之私者毋論也即以念合念而推致間其用
力亦良深矣今遽曰无之則既絶施受之迹并忘施受之心其太
宇之渾然何如者而賜自揣之若已到此地位也乎苟其反之隱
衷其下无迹前曰賜自思之此曰質之隱衷血脉相承是会元家

數而稍有情識之尚存則片念未空摠成障碍而懸衡照物人以
正相凝也猶非无也倘其質之本心而自謂形迹之能化恐一時
還見尚遠真源而对境馳情形骸未忘撤也猶不及也故謂賜而
欲企之也則可謂賜而已幾及之也則謂賜矣尚其最諸宛轉融
徹卓落和平雖置之首選亦宜

看会元文字須先看体段次看用意次看修詞其体段中一要看
其机関活動二看其脉絡貫通三要看其接換無痕四要看其始
終縈應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微吟一過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彷
徨追賞且夫枉尺一節碩起元作一氣呵成体段極雅不煩繩削
而神理躍如工在象外起云于謂以直為市以枉為餌少損于合

而大償于后非曰利在乎先提利字夫君子惟計義不計利斯進退得矣之際不持之以媚人顯名厚實之未時揃之而明潔有介介然不可而不為也点不可為字下点可以相應如以利乎何厭之有利之竇一開情必日溺焉而志沉于欲利之机一昔智且日昏焉而美失于貪竇開于初机昔于后竇開則情溺机昔則智昏情溺而志沉智昏而美失用可字对一字二比便合成一比苟可弋之以為利奚必得得于失而后為之必將曰小可枉也大亦可枉也而毋論尋矣苟可居之以為奇又奚必得償其失而為之必將曰多吾息也寡亦吾息也而毋論尺矣得过其实而償適相當故著又字著此一字而二比又合成二比矣前二比末句云美失于貪此二比起句云苟可弋之以為和过接使人无痕迹始其以枉求直也啟弥艦く弥後方且尽竭餌之く術以求贍其貪及其必

直酬枉也心弥旋見弥甲行且擲收取之〻資以稍慰其望前股末句云弥瑜尺矣此二比起處則承題瑜尺說来一字以是為可為矜俯洞下所謂背力挽水〻復流此文有焉

不可為歟如其可為則枉尺直尋之計左也始頤之豈何如而今乃約終之如此也如其不可為則枉只直尋之計亦左也始視之工如何而今乃拙終之如此也此下重發亦可為机関甚活動脉絡甚貫通了篇如常山蛇勢宛轉擊應活潑流麗有美丸游刃之風此等文字最宜熟玩陳圭中二比以贋字賦字作眼目亦能開人所不敢開之口但贋賊二字終不雅馴通篇文勢須識輕重方有抑揚又二比整對中須畧参差方是作手如張維樞此作重做亦可為句便爲活動其末二比云浮之不酬失也伸之不償屈也

其利而不利者也律以字毋多寡之筭似乎爽利之常頗滑者雖
多失者非少也大者不徃小者不来也不利狁利也苟有頗惜不
就之明必非言利之意以滑者雖多四句對前二句便不拘〻中
用一頗事聯二終有情而語意深到又能發人所未發佳作也道
理無窮題意亦無窮須發揮透徹論義理必根極淵微論人情必
由盡変態如項維聪後半云始狁因操持之不固而一潰其坊乃
習于猊䀏熟于机關甚且我降其意以狥人而以未必如吾之所
願是時所失寧可以大小論也始猶因薰灼之太盛而一深其猜
乃皇〻而媒櫱〻而求甚且人操其權以持我而我不滑不委曲
以從是時所損寧可以多寡論也見欲而乱竭智力以趋之在微

利者必詆其污利令智昏舉生平而襲之即謀利者亦啖其拙與
前二比揣摩人情懸談利弊策其所未然而究其所必至透徹痛
快讀者心肯意服後二比又進一步到謀利者亦啖其拙方知利
非不可為而狗之者為失策也談言微中可以解頤張邦翼後二
比云析利之深者勢不與錙銖故偷收之不滑轉為相償相償之
又不滑轉為什一盖其隱忍以圖非分之獲雖枉亦不自以為枉
況其枉也未始毫無所補則孰禁而不為乎智昏于利者將不擇
多寡故始猶有所愛姑以此身嘗之終乃于所甚愛息以其身狗
之盖其征逐以厭無極之欲即枉猶自以為直況其直也不至屢
其所枉者則何忌而不為乎亦用悉推求言之中窾始曰不爽錙

錄既曰不擇多寡愈揣愈深皆文之有理者
文字不必逐句求工但体段既正則信筆寫去皆成佳境曹徵廟
此作通篇皆好起云一枉則無不枉不當論其所枉者兇何一不
直則更無直不當論其所直者兇何若乎所稱枉尺而直尋也不
过内不勝其欲姑為是委婉圖之外不勝其羡姑為是隱忍就之
如其獲焉則以大得利自甘而如其失焉猶能以小詘辱自解蓋
以利言之耳似此一起格局正大氣象圓活後而只直書所見便
是極好文字何必枝〻而摘葉〻而尋哉
文字有正有反皆在一股中見此常法也有全股反做而後却全
股正應此変法也如貨殖後半只言世資之可竊則斯須之利達

猶勝于終身之貧賤即棄吾故以攘之終不餘力而攘利矣何不
可之有爲誠方寸之可昧則後來之指視何易乎目前之紛華即
喪吾素以驅之直惟攘攘爲利徃耳安見其不可爲焉題意本說利不可爲
二比全說利之可爲然以枉而易直在隆道義者必不甘于屈身分明與題相反
乃以尋而易尺即較利害者亦自知其失策况以身而徇利殆
緣身而後有也身既辱矣利將安附以身而衡義身殆緣義而後
重也重之既徃直將安施前二比反說此四比正應一比深于一
比愈發愈精如駿馬奔騰妙奪人塊
凡作文先要得意然後措詞會得題意透徹信筆寫去便成佳境
如枉尺而直尋一節李之藻先提枉尺直尋節流水二比然後正

講云廷謂而功流爲爨猶云利在于功從此不已而利苟可以潤身功不必于盖世業故吾而尽棄之亦甘心而赴乎立譚而名垂竹帛尚謂利在于名從此不已而利苟竊于目前名不完于身後即終始而不相副亦俛首而趨乎小節不惜而大閑亦踰故有身在利中而沉冥不返壯志無一存者盖始特較于錙銖而不覺其决裂至此也則枉尺直尋之說実誤之也一念必差而萬事瓦解故有身在利外而伺隙以趨希覬于萬一者始猶竟有隱忍而卒至于肆行無忌也則枉尋直尺之漸所必致也出自胸臆便成絶調前比末句云亦甘心而赴乎語絶而意不絶後比身在利中及一念必差等語皆透徹痛快恫心駭目可魁可元之作也黄汝亨

起處甚高其詞云夫士人握瑾懷喻亦欲著功名于當世令以為身受誣而與王伯争流詎不甚利哉而終不屑枉其身以前諸侯王誠謂義与利不兩存之論也而枉與直亦不交神之勢也起滑明白後面只信筆寫去自成佳境黄貞甫三篇最卷識見甚高体格甚鍊逼真會元文其所以不滑元者則以脫尽鉛華独存瘦骨高人見之則喜其寒梅古栢風骨蒼然俗人見之如嚼乾腊頗少滋味故爾輩作文須瘦不露骨清不近寒即洗净繁靴務要使素馨可掬上既愜乎高襟下不嗤乎俗目然後萬選萬中耳佛家有滑二隨順之法謂上可陪天子下可陪乞丐也世人俗者多高者少故修應試之業須入不二法門勿作一路文字韓國藩絕佳亦

是魁作其文云言義者論公私言利者論多寡凡失之微得巵之求伸與先之作合而後之取償皆利之屬也如子所云枉尺直尋則尺不自枉因尋而枉是謂將取而固与握筴之餘謀也尋不自直因尺而直是謂借窺以補紬心計之遺筴也盖不以義利之術已矣夫利之孔甚悉大者則以途開小者則以賓進言利之階無以浅嘗之則嗜以心深溺之則徇以身吾恐枉尺可枉尋亦可矣直尋可直尺亦可矣（只依題用此四句後皆縱橫駕意闢然合目）以尺視尋〻豈反輕于尺然枉者立于不自主之地則尺未效而不得不繼以尋以尋視尺〻誠何補于尋然直者懸于不可得之數則尋難求而不得不取其尺始而尋為尺枉則伸者尚屬之妄想而屈者已失之

故吾含因有以博儲釆人皆知其失矣而揣摩之心已梏或倒從
而不知継而尺因尋直則失若已見其滔天而得者未訛其濱滴
世皆病其無謀而左右之望或從容迎施而不顧盖貪人殉利曰
貲不塞其壑必下較于錙銖而鄙夫汲義紛郄不介其懷必漸流
于污辱夫枉尺直尋者猶曰于義非而于利是也至于枉尋直尺
則不忙為義非而為利亦非矣可為與不可為與嘗必有辨之者
通篇寫意發揮精透情境俱真君出風構此等文字豈可以其名
次卅低而忽之温体仁小東極佳大講一完即云何也心為貪使
則覬覦苟且之念叢生而利令智昏則取舍輕重之情忘底如是
而利尚忍言之執故夫尋有所短尺有所長用離騷故語恰是天成直有所

不足耗有所有餘吾率守吾之尺矣子其勿復言分明而說乙未仁者其言也訒全十八兆駱日升最為警策前半篇講云夫言而曰訒則非無言也亦非有言也有言無言之間豈第以款訥為精神者耶似忍也而实非忍也似忍非忍之妙其有机緘而不自吞者耶此二比較他人更深一步意味便齊無窮末二比云蓋天下萬境萬形總関意念而念念悉偏恂慄則原無妄根也而何妄發之可除吾心存主施為不欲外蕩而息息皆还渊默則本無躁念也而何躁言之可化文字貴有意思又要華彩駱公此文用意精而說理入微遂能動衆陳玞前半篇無一句实講只虛虛說二小比就帶議論過下格局使与人殊講為难云彼其精神內斂

而舉天下事詎非慎之真体所默運者誠难之也惟視事而安消
輕言事乎則雖當未言之時而仁人之所存者已密矣被其志慮
常懼而舉天下事誰非恐懼之心源所默擣消誠难之也难常常
而安得不重言事乎吾特於發言之微而知仁人之所定者有素
耳前曰欲後曰惧由定入慧也前曰視事後曰當事先審而後任
也視事則曰輕言事當事則曰重言事脉絡相貫前曰所存者密
是就仁人說後添一知字又就觀仁者說對法婉轉且神情幽閒

作法

左傳叙烛之武見秦君其詞一二十句一轉意不複而轉新此是
文之妙処時藝中少有彷彿者刻覩文後二比云天理凝寂之中

不張于氣不驕于誇安見天下事可以輕為而我敢輕言之即非有三緘之戒而其中有退然若不能者有不得以有餘之意乘其不足矣直惟淵停之內不浮于才不矜于智安見天下事有可以肆為而吾可肆言之即無佞尚口之警而其內有歉然若不勝者自不得以浅率之習洩其沉潛矣首句天理凝寂乃一股主意是第一層惟其凝寂故不張不驕是二層惟其不張不驕故天下事不可輕為是第三層惟事不可輕故言不可輕是第四層不待三緘是第五層其中退然是第六層末句是第七層自上發下轉〻相因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章法似如

此題訒言一句原不當重講而不講乃為得体蔡後一講云夫啓

為精英出為韻訓仁者之言也以有言及仁或緣倚于論篇之士而未發若緩將出若禁則仁者之訒言也以訒言論仁最可得其凝密之微旨得不甚着迹半虛半实輕々脫過最得肯綮

文有數衍發意者鋪張揚厲傍收曲映舒之則文猗落霞絢然悦目收入正意如千鈞之弩一牽透革乃佳張其癖末韻云進非憂其难践退非慮其罔終惟是深中养邃之士其德器凝然不尭其聰明才辨之自欽外非虞其招尤内非深于养晦惟是神閑氣固之後將言動必欽總由于主宰操存之素先以進退内外鋪張發意而後收入本旨煅煉精工語意俱到

凡文於人所着力處不必多講人所不作處更為發揮乃可出奇

此題詡言人所必講者舒其志只輕〻㴑過下而却另作云凡言皆文也詡則獨探其無文之真而純白究凡言皆辨也詡則直闡其不辨之質而神生定唱過題目而另於題下發揮使上下題貫皦然在目此足秘密藏也

十八題之外十九名施壽明二十名陳亮采二十五名李長庚三十一名楊正芳皆以為難作為仁說其識見皆高頗亮采講為難先反起云精神外發者銳意而為亦矢口而言本其靜專之德而不喪于浮誇即心思內持者慮及于為始潤之於口雖無誕易之德而亦時勞于制伏仁者不然也用意精深開口便高人一格如商彝周鼎者見雖未必遽識而古色蒼然自不敢易視之也才二

此云非必懷頑行之思而故緘也終日乾乾之本体原自沉潛其
訒之訒之心即其難之難之心而已矣又非必操不速之吐而不盡也
成性存存之真原本無浮漫其不得不訒之心即其不得不難之
心而已矣終日乾乾與成性存存俱是借話而用意思到即是腐
亦自神奇譬如尋常楊柳一遇春風便能綽約媚人而嬌舞特甚
李長真云論本体則靜自足以攝動訒以見仁者常存之心論修
持則雖不足以當一訒以見仁者無違之心本体修持皆歸之心
上起句異而末句同此後生所不能作亦其所不肯作楊正芳云
恭辨者常欲緩議論而急躬修仁者不復息其文華之太盛而現
前自有以見真体矯輕者惟恐責前言而課後效仁者非果慮其

實踐之難符而日用皆所以容真机現前真体日用真机乃是実
理而句〻用意極其與愷近來小束絶無佳者緣本題正意文中
已先講尽到此不能更着一語如春晏將闌杯盤即撤殺核皆残
即有美景不復留恋矣惟葉鳳翔小束云夫是以言之訒也盖真
有意乎圖艱而黙鎮着深焉謂之静持不謂之恭辨言之不得不
訒也盖真凝神于有主而徐發者定焉於内為性定非于外為收
文徐旆孟收云茂実者必無浮詞故緘黙不言而初非有意于内
歛静定者自無躁念故有懷欲吐而亦宜不喻于悃愊張嗣成宋
云是知頓什而言見君子敦行之思而未着其不言之本体耻躬
不逮狀君子急篤之慮而未得其宗朝之真机三束皆有意見亦

可玩也張大猷云事有一言而終始立賭者及身涉其境界始悉
生之力而不能成誠執々懼事誤而內且自誤也夫安得以言為
借資而删誤之端也事有一言而成敗立決者及時責之擔當循
夙陳之說而不能合誠惕々乎懼事壞而外且壞天下也夫安得
以言為嘗試而貌壞之途也徐希孟講訒言云仁者充養豈不足
以抒文藻而惟于無可表暴之際驗独得之真修才識豈不足以
紬繹識而惟于無可發攄之中徵不窮之蘊藉極善練詞于淺近
處發出真意程寮講旡首句另作二比云有力持于外者此從枝
葉處剪其蔓也不必待仁人而後能有預葆于中者此從根本处
凝其秘也殆非遂养不能致以此作過文便能出澀王孫熙淺二

比云非必以興戎出好之戒預惕於先而躁妄之思絕則善性修詞一境也不得以無所不戢者而独弛于言非必以傷煩起蠢之防別持于內而凝一之志堅則性灵唇吻一机也不得以無所不操者而反縱于言人以言之能訒得其粜辨含葷之迹而吾以言之自訒想其真純粹白之心詞意皆工英〻利器周應秋〻就為仁上說講為难云人之德性絕微不守其宅則善動之私旁出而仁者渾以德性為作用雖事所得机者犹執〻因敢縱焉即此凭微不縱之心直與本来淵默之境相縮結而言烏不訒乎人之涵粜瞬息不合于性則嘗試之見滋益而仁者渾以涵粜為僭施雖事所灼見者犹斤〻因敢忽焉即此瞬息無忽之心直泛覩聞名

緣之外為關鍵而言又安得不訒乎流麗清逸當是名家李嵩泰云力量非不能為而仁人直視為不克勝此其難〻在黙不容声之境也自是和順之藏尽化而為老成遅鈍之衷言豈得以慱逞乎吾知其一歛俱歛矣識見非不優為而仁人直視為不敢任此其難〻在不落言詮之地也自是英華之蓄尽融而為擔當負荷之用言豈得以辨劣乎吾知其一慎俱慎矣盖兢惕之思自能勝躁不必矜持于守黙而真宰常完鎮客之季足以鎮譁不必着意于含藴而元神不散句句說理得味文三昧摑之堅起處云不直指仁者之体而第以訒言稱焉此與湯會元同式講為难云盖訒言有二焉有訒之訒者有言訒而不得不訒者有訒之訒者即注

慝三緘不除躁妄之根柢有言訒而不得不訒者洗心体握机

即默存方寸已清誕易之本源䟽業一念觸処皆凝真有如臨

而如履者葢真神斂矣神斂則一切皆斂而言安得弛放乎其訒

也葢神之所自為收攝而強閉非功矣敬慎一心有境即注真有

氷兢而戰慄者葢其精凝矣精凝則一切皆凝而言安得縱肆乎

其訒也葢精之所自為主持而禁禦猶陝矣理精詞鍊可毗可元

孫大壯後二比云葢訒則有不容洩之英華而精神之凝聚常在

英華未洩之始則惜其洩而若斂也見謂神液而精融訒則有不

容輕露之天性而工夫之沉潛常在天性方露之初則時其露而

若秘也見謂天全而性得磊〻有奇氣沈玩講認言云人身之語

默誦講一〻皆真体之流行而術声亦可以測本聖教之髙下精粗事〻皆逐源之階級而修詞亦所以体仁季王極善修詞而此数語不但藻繪可观燕亦理意俱到可称格言洪都講詞言云其渊然内抱者有無限之英華而常不浮于氣其燁然時溢者有不朽之名理而每不炫其奇此等文字如披沙見金人〻知宝又如易牙進味入口便奇此爲題髙中者也

魁及散進士中多有可元者須細辨之如弟二名顆克俊将詞言不做只散作三五句壁、逝過此亦是會元家数弟十名曺李俭以爲之难即作爲仁意見最髙亦可作元盖頼得元之格曺得元之識者也

荊石先生嘗講此題云為之難夫子自有明訓其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蓋言不怍則難在為知為難則言自訒是知言非虛聲也乃實詣也訒言非徒防之於口也乃實体之於身也以此見訒言之不可輕視註添存心而字又竟混了今作應試文字者依註則悖理而題意不明若全說理又駭人而難中須發至理于本題而又不受唾于批目乃為利器吾不敢做具區之擬程姑作擬墨一首私以示汝有未安即改之毋傷也但要之至當耳其文曰聖人即言以論仁而發其所甚慎者焉既不與衆雷同又淵厚大雅語有含蓄淡而不厭此元破也若欲作此破當云聖人論仁于所發而因稽其所存焉通場皆說言此獨不露言字既新且雅但

淺求刪漏與貼破也若不論高下只欲中式皆云仁人有尚矣之
爆聖人以言發之也新能觸目奇足起予主司雖在昏憂中亦必
惕省而見收者也蓋人本不尽于言也以慎動視言而言訒矣
雖謂其尽仁也亦宜且心之精神謂之仁以斂而完以泄而渙而
多言而躁者往往炫采以衒其吾見夫子之告病司馬牛矣蓋宜
諸口則有言体諸身則有為而仁矣攄其樞机之發觸于為則称
难倜于言則称訒而言時隱其德充之符故不直告之以仁而且
與之論仁者不告以仁者之全体而但示以仁者之訒言宜乎牛
之必之也彼豈徒重仁輕言哉有易心矣夫以易心視為則將大
言不怍而終身之行詎以一時之謗誹而不斷以难心視為則雖

苟有餘而嘗試之妄情與修口之浮華而俱做一感未乘而詮
観究先真見夫性命中有不易究之責任而觸究應變孰非栽物
之門當枝葉方滋之時而吾之耳目形骸不化而歸之本根矣即
有喻論烏得出爲萬物並作而動循群化真見夫身心内有不易
及之工夫而涉世避謀擬離艱危之路嘗文明散露之日而吾之
形神意念不斂而藏之篤矣即有幾希何浮雜爲雅不自矣誕
也可禁也即有時言其所已爲而追思其締造之难直欲斈乎何
已散之英華而悉注之于行訢矣不劬之端何自啓乎發不當可
腺也智省也即有時言其所必爲而豫想夫規畫之难直欲斈乎鴻
深未淺之精來用之于躬修矣不劬之際安所乘乎諡天下有㠯

友而無二心倘慎其經綸而復肆其談論是慎與肆同出一友爲也兆情也吾有心萬錢而無二念如規縱務矣而華藻欲浮是矣與浮共處一內守也無是也故執言以觀心則心德之精誠不尽于声容之夾而因心以傾行則斂誰之本已深存于格發之先初言而未易矣尚無怨誹既不拘註而不駭人如渚浮其意不知者遂其詞無几可以取重主司耶爾輩今作應試之文且以此爲式鍊格欲知㮣直用意欲擇正佈詞欲鏗鏘而描畫處須逼真堦。氣欲順暢而平淡處須斟酌情。以衍調浅道真而要使眾人通曉以文言發題懈而要使智士愜心並不可錯此義雖張思之慎之毋忽也

枕遊文觀卷之五終

游藝塾文規卷之六

越田逸農了凡袁黃坤儀 輯

男袁天啓若思 校

姪 袁士鯤南之甫

孫 袁祚熙載之甫

書林葉氏仰山繡梓

正講三

詩而至近體之律詩經義而至近日之時文拘之以格局限之以對偶氣象衰颯極矣然善作者須于兩邊排列之中有一氣貫通之趣方為勝景如崔顥黃鶴樓詩起句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

空餘黃鶴樓二句從上說下本是一意接云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此聯緊承首二句說來而其氣亦自相貫五六句又寫空中悠悠之景故曰晴江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曰漢陽樹曰鸚鵡洲則身在異鄉自當有思歸之念故末聯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因異鄉而思故關因思歸而煙波愁又句句相銜。如出一線。又如杜甫曲江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二句亦是一意而下句之意比上句更深即接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第三句緊承前說來第四句遂承第三句說下花既落盡自應飲酒五六句又叙該飲酒之意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夫堂巢翡翠則宜在人

高塚卧麒麟則長往不返不獨花落而人亦難存此傷酒之所以莫厭也結云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物理照花落人亡而言亦句句相喚詞雖拙黄對白而意則如線貫珠乃是大家手筆句之工拙固不論也若會元文宗多是一意到底前也論之詳矣如國有道三句湯賓尹文云士人之抱道而處也恒願以其身效于有道之朝夫有道則自今以前未試之奇遂逢明盛國建樹之一會也自今以後所入之途填輿窮約亦循軼之一機也從前說到后句洵切題如有能國有道而不變塞乎當之平日則述獻有期而見之服官則家修不敗四句氣脉從陳如岡巒章文武來從廷主獻有期說到家修不攺一意貫下上之明聖毋亦有唯諾以為道也者而文之致主之素心當不樂

然故寧立毋隨攄素心也蘄操一念以此所服德循違唯所執持
也○時事之太平毋亦有恬愉以為適也者而質之匡時之雅志當
不其然歟寧亦從周耶狀志也○直抒寸衷以往而朝綱國是○惟所
擔當也○此二比聯承家修不敢講來且前比說主上次比說時事內主上之明聖致時事之太平二比便成一比說士上便
說致主說時事便說匡恔說致主則云昭德所達說匡時則祇云朝綱因思極有針線下比祇行者一向汲承滌當說去行
者不濡染于富貴○偶貴其儻然者耳○惟至于清朝之表見○樹之無
前哲之不朽而寧無加于昔之恬澹則其不磷不淄之氣象何如
形容識成氣象故着何如二字最有含蓄后人無所形容而李之使無味矣信心者不渫越于功名
功名其顯然者耳○惟至于世路之隱忍○入而不及覺○而不及持
而今自完其初之樸茂○則其獨往獨來之精神何如○但從不變上

偏而其強自見不必另講發也通篇文字從源而流打成一片此公之學必有傳受開其做秀才時便有會元之志故造詣深而脉路正若非平時理會得清楚進場安有此作也

凡題目要看得細所謂不变塞者非是变而徇人也當有道之時明良在位不但我不必徇人人亦何用我徇也惟駢用升講得入細其文云夫世方明良固不必变所學以徇人若經綸措置稍異本体不相衍則猶謂之变而君子不然也循本体以裁抑而已士當襯合亦何至個心以希世苐顯設施爲微異粹恭不一致則猶覺有变而君子不然也依粹恭以時措而已後徽云蓋勳業皆性天作用勳業純可適天地而必不可放内聖事功皆心体發見事

功縱可冠古今而味不可味心體看得書精下語自然壓衆如姚黄魏紫獨占上林而籬落群花自然失色

一作太匘貴用意而塲中閱文全要氣好古文惟太史公最渾雄昌大蘇長公得其波瀾便能雄視一世近日惟茅鹿門之文專以氣勝是科劉覲文氣極清順其文云吾可以其身樹世之功業而不可以功取泊乎以無為之心行于可為之時而無所與焉固有徼而捷取之也固有貶而曲狥之也吾心一定之矩原不依世而立則亦獨制于一世之表而無所制強何如矣本題孔字在矯字上原是形容之語故須着何如字吾可以其身樹世之利澤而不可以利致濬乎以自適之即微調于衆適之和而無所着焉無矯世以為高也無收下以為徇

也吾道不易之方原不隨物而化則亦獨化于世而不為世化強何如矣時有天下所趨非吾之所長則寧無用其長而終不枉尺于彼以求伸所長于此時有天下所工乃吾之所拙而終不斲吾之朴以肖彼之工故內寧外拙庸夫可以坐守而君子獨不變塞于偷安盛滿盈成賢士或以僻終而君子獨不變塞于末路

凡文字氣順極利場屋散舉人撒進士以氣中式者極多人只見其文無大意思類多輕之而不知氣好而中周常理也此六比不特氣昌詞順而言皆入微意皆破的前二比以意遣詞搜窮理窟次二比憑空搆景出人意外末二比如雁落寒汀回翔得所此魁元高調也

文字依題發揮乃是正格有先反講而後正講者亦是正格是科蔡復一講強哉矯句〻通是反做而詞意昳宕矯然不群其云利害之迭侵禍福之當前其變在人者也在人者漸靡有形識真可以無懼氣激可以不撓烈士猶得伸其奮迅激昂之氣仕路之隱忍心曲之逢迎其變在己者也在己者綽約易柔有萌而不及豊覺而不及撓雖壯夫無所用其辨別隄防之力苟非依乎中庸真見性命之實學一氣接下了死痕跡則塵情濡染將以守舊為拙宦徇俗為通方或者遵道以行環視斯世之寡儔對而不對任意裝撕而外炫中疑又謂變易未必非固執未必是不羈不束如駿馬行坂馳驟自由見者辟易乃不變如君子也正講只此二節文之變體宜玩曹學佺末云以壯為通塞即窮居而

謂寂寞非天性也。故伏一変之根而卒不自覺于変。君子以道爲
通塞即大行而𡅃默鬪猶幽人也。故樹一不変之幟而反有以変
人。沆一変字淵出無限議論頭角迥然

十八魁外萠懷魁起云夫人當窮居之時。皆能爲貞固之守。及其
世既清矣。時既盛矣。身隨俗而推化者。既一変而不還托大道之
委蛇者又屢推而靡定。塞之不能不変而為通也。勢也。散而逸輕
而闘亦然作也

文有格不必盡錬意不必太深而造語獨至秀色可餐如振鐵生
光刮斗星耀未論本色而精瑩射人亦自利中如王孫熙云世路
之低昂最能消英雄之氣騏仕途之薰染最能折豪傑之心期着

他句法何等工緻沈琦沈道原皆多秀語琦詰云衡門泌水恒多
絶俗之標魏闕巖廊輙跟經世之恭道原講有道云境界闊而重
新而耳目頓吹身世逢而為泰而意氣漸舒过文云士人驅馳世
略易主持道術雖卷舒六合易固守一心雖此四句却說理非徒
詞焉已也鍊詞有法須以理為主而詞以闡之以意為骨而詞以
潤之華實並茂骨肉匀停最利科目如朱之蕃繳云遯榮通不殊
困抑在泰位者本什客感于倘來而遺顯達如恭厄窮論守已者
還徵學力于貞遇俞維宇云入境而能離乎境建明日茂守道日
彌殷華而不染于華世路愈夷素心愈固胡汝政起云國家之氣
運由塞而之通固斯道明行之會也吾儒之志節愈通而愈塞則

維持道脉之関也五惟儉首二比云吾人精神未用常翕聚而盈溢而一洩之于功名生平之塞意亡矣君子寧翕聚毋寧宣洩即寵榮足以薰心而朴茂内含之意獨不少更也吾人志意未舒常含蓄而有餘一舒之于仕途夙昔之塞意盡矣君子寧含蓄無寧發舒即衆人容有動念而簡素中藏之貞獨不少易也林應翔繳云想其析此道之介精入毫芒故獨見獨闢縱投之紛華而靡亂守此道之分堅如金石故獨行獨斷縱試之靡靡而不搖徐紹曾起云強言乎其勅也必擧塵世所至歆至豔者曾莫秉焉而屈乃始言勅強言乎其貞也必從真性所未鑿未散者卒莫搖焉而蕩乃始言貞林棟小東云蓋惟出世者經世念实而境皆虚其真心

言定而不移亦惟得道者忘遇外化而内不化其正氣常伸而不餒曾之省後二比云吾人立命之初自有天則且不知有塞安知有通自非獨反其受命之原而毫不以人為奪者安能歷窮通之兩境而悉散為太虛吾人成性之至自有道真且不知有常安知有變自非神識其賦性之常而毫不以意見淆者何能涉順逆之兩途而盡化為無我楊愿東云我受變於物則物大而吾小而吾之強始屈我不受變于物則我大而物小而吾之強始貞程可久繳云有道之國氣運將由實以之華君子獨斂其華而還之吾心之實故其正氣亦隨國運以不磨人心將自醇以之漓君子特收其漓而反之吾心之醇故其剛大亦共人心而不泯吳尭崇反云

抆胸中之定見足以貫古今故巖穴廟廊皆視為古今之客感其古來之定力足以扇宇宙故豐隆隱約皆視為宇宙之客形淪如珂結云蓋論其道即未遇以前之道豈傾以世治而益顯其節論其心非與世冋通之心必且以道全而益顯其剛以上諸作皆以真意攄為麗詞入耳鏗然而嚼之有味所謂名言也此便可作脩詞之法倘不根理意而獨騁浮詞如光祿寺設宴飯飣拔整不耐咀嚼又如封節度東征士卒披錦甲持精矛衣裝鮮爛然多市人堪戰者寡不免一敗而已

國有道三句衆人皆以不變塞為不改窮居之節五名陳瑛看塞窮極高此心之薦矣為衆應會者而不應數洩者故其起云士當

其未遇時恆有所鬱積而不洩一旦當國家太平之日遭時遭會往往不勝炫燿而輒洩其所長則是未達以前塞意固多旣達以後塞意盡忘矣通篇文字皆以此意發揮

易大象如乾言自強坤言載物皆可解獨云雷屯君子以經綸此意雖明蓋水在上雷在下乃是欲雨而未雨之時暗而未明蓄而未散所以鼓動天下處全在此故君子用以經綸夫屯如草之初出句而未伸即塞之意也故此題不変塞若說榮通之時不改窮居之淡薄此一清修之士能之不足為難惟是此心之鬱結而不可解者雖遇榮通終無一毫舒展此却從心体入微處致力所以為難又國有道不是說澤可遠施而志盈氣滿又不是時當圓轉而

变塞為通我方出而行道何至盈滿自縱時方用我之道何必圓轉狥人只是時當有道一時民物俱衎大道吾何得獨塞又強哉矯亦要看得細凡說剛勇之氣強毅之操皆其粗者蓋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力若勇須就德性上致力此須就自勝處模寫方是德義之強亦作擬墨一首其文曰聖人觀強于達而得其守固者焉蓋有定守而真強見矣是以君子不患不遇時而患其变于時也夫子告子路蓋謂君子道欲大行而心欲收歛故窮居則與時而俱塞行義則因塞以建功是塞固所停蓄而不可解者亦其所常定而不可变者也是故當國之有道也使時通而志與偕通則素養自謂闇然而遇主設施終將因時而損改倘制境而未能然

境則大節縱能植立而紛念派注不覺隨境而寄移此塞之不能不变而安所稱强也君子生平涵养惟此朴衷而聖主當陽則宗社生靈且景爍而流光矣吾獨守其不可流溢者而愈凝愈固其矜積無絲毫漏焉立朝建明惟此素抱而良臣柄局則宇宙民物且宣朗而大通矣吾堅守其不可圖通者而愈斂愈密其縕結無莖苦澳焉秉心塞淵必投之实境而始見而時當昌大則假宇宙清寧之境以鍊吾恬澹之心而積蓄將益固也蓋從世路之最艱處鍊心則矜矯其鎮定之風裁豈不勇哉而堅忍者可想矣真性允塞必涉之世荣而始真而時際豊亨則乘國家明盛之荣以养吾冲虚之性而縕结将益深也蓋從醇德之未散属养性則猗[illegible]

其醇修之作用豈不較哉而振勵者可繹矣世方相與以道何至
枉其高標然隱忍中稍為舒展即匪真術故大業炳兩間而玄抱
常積而未散乃自戕于幾微有容之中而獨處其勝者也何勇如
之我方出而行道何至棄其素養然獨知內微有轉移即非勁節
故洪恩施六合而夙負常蓄而未伸乃自勝其隱微派蕩之私于
養勇于獨者也何剛如之此所以不流不倚而為君子之強哉山
林之文與廟堂之文分明兩路脫盡繁華獨存本色一味清虛不
妨寒儉若山林之文也豈腴溫潤萬寶襍陳冠冕珮玉煒煒可敬
者廟堂之文也山林之文可以名世而不可以趋時可以沾沾自
甚而不可以取效場屋若持之應舉譬猶草屐野服而厠于簪纓

渤澥之間自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失之遠矣汝看從來墨卷或清或暢或雄或逸雖種々不齊要皆捌中彪外文理燁如今欲擬之寧過于典麗毋失于空寂斯爲得体然第一要書旨的確第二要理包寒而溢于詞第三要意見出人第四要精神透露方是真正文字彼徒以詞爲而已者雖利于科目終是謬種流傳不足式也

好善優于天下此題若不說取善何以見其優于天下若說取善文碍了下節所以爲難惟湯賓尹只說好善而優裕之意亦自曜然其云善者天下之公理散之不過一掬而翕受于無涯之衷者隨感隨契而合併以爲量者其內之所入深也好善者天下之公

心蓄之不過一念而充拓于無涯之化有隨用隨足而兼濟以為
功者其外之所施宏也吾不能盡天下之人為之整齊調劑而獨
此樂善之懷其精神已冐乎四海九州之外只如此說已見後意乃從極惟之語蓋
在々議理有時而竭善與善相成而人之能無非己之能矣此三句累
竭文下吾又不能舉天下人之善為之嘔喻採納而第此嘉與之忱
其意氣已曁乎天覆地載之間蓋人人議取有時而偶念與念相
通而無所及夲無乎不及矣或好善者而才足以運也益以助其
所長而出其緒餘可奏恭除之上理即好善者而才不足以運也
即字用得好二此通為一比矣亦不窮于所炫而擴其度量已基平治之弘規蓋
其付天下于天下人自為用而我不私惟不私乃所以成其大也

共以天下運天下人共為用而我不勞惟不勞乃所以用其逸也好善之所優有如此者湯公之文妙在一氣呵成不雕不琢而氣充格正詞秀理明墨卷初出海內閧然及窓稿一傳遂名雄虎觀價重雞林始知締造之有源盍觀名家之絕物

題上緊要字最不可忽不但要挑剔分明兼要体認精切此題優字是充足有餘之意作者只講好善能治天下而于優字口氣畧不体認譬猶林下腐儒妄談經濟揮麈揚眉豈不慷慨竟無一語切朝廷事實此文章大病也是題惟李光祖股〻皆就優字起先題明大意後一筆掃去亦是獨創之作起云謂之曰善超夫強力智識之外而合之以公是無外之理也謂之好善徹夫任力用術

之粗而游之于虚是無間之精也故以此獨存于胸中已有浹揚四海之量而以此斡旋乎天下自可取足一腔之中公孫丑曰足孟子曰優以優字破足字此從囊括說到取足下面并包自裕及含弘巳暇等語皆從此足字說去

語云石韞玉而山輝川含珠而吐媚如無珠玉則山川寡色矣故又須用意不可徒事造語曹學佺後二比云推數而同升之迹也而精神凝注則在迹外更不必分精神于天下而天下卒不越其所凝注蓋自吐握庚開而誅王斷國柴懷在宗社矣設官而分職之任也而意氣收斂則在任先更不必馳意氣於天下而天下卒不出其所收斂蓋自推誠道揆而安人立政泰寧及邦家矣張其

薦中二比云登明選公風勵猶云有待此直以一念虛懷潛敎衷條作興之想而聰明不患于壅閉也斯謂用人之益溥而即以璧藎天下奚弗給矣明揚枚卜招徠循屬有方此直以一念真好廣啟英雄效用之思而理道何難于洞徹也斯謂樹人之澤神而即以化成天下靡有涯矣如此講不但用意高遠燕亦不礙下文真佳作也劉元珍講云天下殊風不殊善而吾誠懽然契合則才幹智識悉化之為神理而不竭之源由是濬焉恢恢乎其于經綸必有餘地也天下殊習不殊善而吾誠躍然欣慕則耳目見聞悉收之為德性而無涯之用由此濬焉浩浩乎其于擘畫必有餘施也亦切優字

好善優于天下題目本粗無甚精意故自元魁而外佳者頗希張陽春起云人之強識智力其紛然待用而不一者總謂之善碩合之則為片善合之則為全善夫人之精神意念其油然用于強力智識者總謂之好善碩善則分為眾人好善則合為一人故一物非小包含無外一念匪隘妙運有餘李長庚起云自聰明力量而入分極則窮惟善則目前取之終身持之皆是物也從見聞意識而入用極則竭惟善則一人由之眾人習之無以鉄也嘉言懿行何者非善之迹好之則迹冥而非塵存一好善之心而隨所觸皆善也耳目之用化為真机不越纖微而優于天下矣人已物我何者非善之寄好之則彼合而為此建一好善之碩而隨所遇即善

也形骸之变脉為实際不越方寸而優于天下矣陳大綬提云天地間之善從古未有一人能兼而挾之者乃好則無不入也是以一人兼而挾之之道也治天下之大從古無有一人能兼而理之者乃好善則無不備也是以一人兼而理之之術也況道原缴云故獨覩獨聞自稱神詠而惟痛之外莫窺惟好善則匿若在徑丁之中明者徹萬里之外獨斷獨行自號英裁而尋丈之外鄉阻惟好善則心下于匹夫匹婦之小而量趣于天地萬物之大劉一爌宋二比云蓋天下之善分之則寡合之則多惟好則天下分而我合也不離方寸而自有運用四海之規模同善之懷施者有量受者無涯惟好則天下施而我受也不越一腔而有範圍六合之氣

象王納言起云善在天下原渾渾耳其真從太極而分原是大同之至理自裕發宇之經綸其神從形体而隔獨憑寸長之揮灑語勖勸之美叢南師仲東云信乎以善言好則工替微長契合之旨心源故物以好善之心視天下則尋常尺寸合併之皆德性經綸以上諸作或詞漸而意摯或氣暢而理明如五百比丘縱談名理各吐珠璣各不違佛意可熟玩之自能開拓畢端亦可以徧考得失毋忽

知及之全異點妙處全在不做本題而于虛中點綴其文云世有大智圓未有不紆乎仁者也學有真得亦未有患其或失者也此四句旅題起就入講句句是至理然知是反說非正講也惟知而不繼以仁則得而必終于失

講本文只此二句作流木對旗頭腦整齊入道者可以無實之虛見自謂已至哉廼所謂仁守亦未易言矣此一句領下最有力人之心非必獨知之境所當操持獨知貼知及操持貼仁守即一威儀一振作皆吾心出入存亡之會人之學非必本原之失廼為人欲前此正說此比須反對即失之威儀失之振作亦此心理欲消長之時隨執文賦六字片言以君要乃一篇之警策此二比提要爭奇一篇情神皆從此與起天下有稱為仁知合一者而自弛其莊臨之度則我實先天下慢而期民之作敬弗得矣天下又有稱為內外兼術者而淵畧于動民之礼則我實治天下踈而以稱曰盡善弗得矣實講本文只此數語束縶為滿化有為而夫莊非故為矜持也是惟學問之中宜有此檢束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于仁者之容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究析于動容周旋之道

何為也（人多只從仁字說破不道知及不蒞不莊）禮非故過為粉飾也是學問之實有此節文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于仁者之化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研究于化民成俗之方者竟何為也（得此一線便覺精神百倍）專事于儀文度數之末固為狗迹而遺心徒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亦且以外而病内（得此一轉六節曲折節節有波瀾）仁知相成者其知之

空中布景卷舒自如挽鋒一發勘神流動句有所不盡備字有所不盡藏而完軸在脊信筆寫意蓋得机得勢者也

陳懿典練句最精講知及云聰明可以窺道妙而究之則多虛悉見可以測天機而身體之則離合（雖不練格是講精語）講完首節過下云仁能守則精凝而不蕩不惟可以内收其明而亦可以内肅其度

仁能守則神注而不散不惟可以养粹于已而亦可以鼓舞于民得此一提便覺分曉末云九重之楡餙未至固不得舍本原而謾言經濟四海之風猷未講終將以習俗而上累聖明此與吳會元之徼同意得謾言經濟上累聖明八字便覺華采茀三名劉孔當文中忽用何則二字又用雖然二字不雕不琢飛走流動有天馬行空之勢講完首節過下云何則天下之形〻色〻莫非真机而吾性之不覩不聞要皆實理此之一失雖令儼然作矜莊之色燁然脩太平之儀猶無當耳故學道者必仁守要耳雖然謂仁之守而一得求得則可謂仁之道而僅以自守完也則不可文字貴練〻貴不練〻者能悅人之目而不練者能愜人之心此等處最宜

潛玩朱錦講完首節過下云願是仁也厚蓄之可以凝神顯設之可以樹範靜持之可以定性動履之可以宜民從未守以前論則惟立本為急而所當加意于知及之後若在仁從能守以後論則又交倘為急而所不可忽于蒞動之間者在莊與礼此亦是会元文宗言言中窺机抽不凡汪鳴鸞講後莊蒞繳云尊若神明非迹也于是焉旁皇而周浹德之符也特自嘘民則為莊焉耳繳動礼云細若曲折非木也下是焉斟酌而損益德之善也特自動民則為礼耳說理最細可為名言袁宏道李日華皆以後二節串做此是必中之文而非魁元之作袁講完莊蒞過下云願蒞以形用者也趨形而格之是為動耳莊以我用者也釋我而契之是為礼耳

礼者不言而喻之机一有所着即不神或执極而稍強也或任理而稍絕俗非礼也循然細慮之未除矣礼者推行無迹之矩一有所滯即不達或任己而稍戾于衆或徇古而稍窒於今非礼也循然内境之未凈矣李講莅莅過下云彼所尊養重我所加于民者循在耳目挪持之境而鼓舞振作民之動于我者且盡入形神陶鑄之中所謂令民而民從鼓民而民化特有礼耳向令于礼未協則頗僻有一念之入即中和有一念之乖品式有分毫之疏即德行有分毫之玷其為盛美累蓋非淺矣非謂其練格太奇而不可魁元也歸重礼上亦是至理但發意最為明徹而遣詞不甚肖題故稍讓一步耳

總評文武吳默從起講至尾一氣呵成絶無蹊徑自為雄偉不羈

之說其文云且世之論仲尼者以為必遡之唐虞求之一中之教

悟然後可以見仲尼至于法度則曰聖人既得其精而何有于神

化之糟粕法度而至于文武則曰聖人方損益百王而何有于一

代之制作（崇成机軸自裝款樣 絶不落時文窠臼）而不知文武以堯舜之真傳（如此 出題）

（須從堯舜說 來書意始完）煥郁々之文故皇王以降代有規畫而惟周家大備

敝止敝勝之餘其盡洩于此矣仲尼以祖述之実際為先進之思

故夏商以來不乏文獻而惟從周為獨決覲光揚烈之心其悉徵

于此矣（文字惟大者易出纖巧若雜中欲變纖巧為博大而徒于 一句一字上求鬼處此必不得之數也試看此一起何等）

（氣槩何等雄偉有憑空寫下之勢前輩常言胸中有幾斛國子 □然後可作大儒予謂能一口吸盡西江水然後能作此文意其）

與周之遺民共講求之者制也而非所以制頂上輝光揚烈來起法絶前世未曾有
晒寤寐所及恍然若見二聖于岐豐洛鎬之盛則紹述祖宗之意
又在識大識小之先又深一節蓋会其源而自契其派非遡流以求源
也其與周之臣子前說民此說臣共遵守之者前說講明後說遵守法也而非所以
快晒精神所契依然若覩二聖于設訓功烈之隆岐豐洛鎬說也設訓功烈說業
則率由舊章之遊又在問礼問官之外前曰在先此曰在外詞意俱別蓋含其實
而樂取其雖非因華以求實也前曰在先故說源流先源而後流也此曰在外故說華實華外而實
內也此文兆朕其彷彿然後窺其用意所謂緻觀之則涵〻千里細尋之又默〻歸源若也或本昭代以定其
趣則雖當周末文勝之日其法已敝其化已窮得此二句然後文勢始斷爾衢
不忘舍周何適之意其為遵章也易知或取前代以益其盛則雖

當上下古今之際礼有所栽樂有所定而祇以備我周吏化之終

其為憲章也雖見（用意絕奇今雖襲已多遂不免其妙耳）是故知道法之合一者然

後聖人之憲章可得而求矣

此文神到意至倏然而成今須細玩其風度熟察其精神使冒

大之氣在我口吻間則揮之即是矣

陳懿典已刻程起六關文武竭一生之心思而創聖統合而朝之

壁畫而定經制（只做兩句放下有力若做四句便弱矣）固望後之君久遵之而不屢

其明棄之也亦望後之臣軌守之而不廢其野備之也（文法從燕王答樂毅）

（當來恰好用得着）惟仲尼則以因憲王章當時為重而闡文繹武昭代為

尊（四句對仗可誦人多襲其憲章二字之義未必中窾而字少意眾何知情長可式也）九牧之成規不含其

復微（此二句說逷）而文獻可尋務欲為紹而明之（以下說章）俾祖宗之典則炳如日星而十八王以來班班可考者誰之功也六官之懿規犹九（六官皆周家典故其切本題）毋敢有更張（前說不令寝微此說毋敢更張意不合掌揚之尊王憲）而方策可稽務欲為推而明之（前說紹只是繼續之意此說推便有充拓意矣）俾二聖之精神垂于宇宙而八百載之久（孔子時未及八百年欠擦點）耿耿不磨者誰之力也匹夫無班朝蒞官之權脩舉其廢墜而猶以空言存百世之典章洙泗無体國經野之柄覲揚其耿光而獨以遺文扶一代之憲令盖羹墻堯舜循同神交惟文武之法明則得其神並得其迹也（起處用憲）（帝文武分二凡故結憲亦用之前後相應）夢寐東周終非實事而憲章之說著（說字未安想慄）聯屬可試于今亦可試於後也豈徒曰一論次一講習之為就乂

散組織甚工鎔裁得体高華典碩最利場屋

文字貴典典則最利場屋如朱錦後二比云不獲班周召畢散之與躬諦真詮而賴見知有自故或神遊于夢寐或注念于東周而以纂承典聞知之列不獲偕岐豐洛鎬之衆親沾王化而思金周何適故或维王于筆削或垂教于六經而以關繹接在茲之文採當時實事櫽括成章而精光爛然極利之作也胡國鑑繳東云迨今佩洙泗之典刑而岐豐洛鎬之規模赫然在望仰大成之懿矩而周召畢散之佐理居然可尋則誰之力也此句置之結尾方見歸功仲尼際如岡用之中二比便說殺了最宜明辨向微仲尼兩朝故矣且湮没而不傳矣能垂憲乎哉此一轉最有力蓋掉尾法

也

表宏道此作争洗塵詮獨抒名理机圓調逸翩翩翔于千仞之上不可揄點而最能利中其文云夫周之初豈不稱極盛哉然法久而渺辟雍故物未必常新王降而伯豐岐舊典豈能如故仲尼者誠念之深矣起而憑弔文武焉（此利中文字只要明白當明出便唱出且莫含糊）若云生周之後雖不得與聚散之蒐揚休明于前為周之民猶欲與章縫之士明朝與于後二代監矣或以文盛而湮沒之（凡作文要以真理寫真境此云大哉而漂乃見實理下云積弱而弃亦説實事用澆漓如此乃借）從此一疵循而王制之昭垂郁郁然布于家國者雖以配當日之成周可馬譔誥昭矣或以積弱而棄置之從此一實明而訓典之赫奕洋洋然布在方策者雖以

俟百世之聖人可焉當其時（中删忽增此三字下不作對）法有傳而未泯者仲尼則裒萃不暇以求益著于當年若周官之所紀賢不肖之所識是也其素所費保也法有傳而將湮者仲尼則搜攬遺散以求不朽于後代若筆削之所存删述之所載是也其素所推尊也列國之公侯不能從周誰謂匹夫而昭大典于天下後世之子孫不能法祖誰謂素王而與礼樂于將來初說配當日之成周次即曰求益著于當年末則曰昭大典于天下初說俟百世之聖人次則曰求不朽于後代末則曰與礼樂于將來一線相承絲毫不紊雖謂六比為二比可也

味傳云此亦照內外該本末而言故祖述憲章等由精神而制作

由根本而枝葉無精無粗一以貫之今講憲章謂不泥其粗而特究其精便非題旨況憲者法也章者明也不依題体貼而泛講一祭守法說話豈成文字惟樂和聲以憲章二字分作二比云周官六典初寧不肅然為憲而循襲既久容有玩愒而不守者惟是達俗好而遵王制雖祖宗丕烈之規或易喻越而曾不以尺寸失也其守憲者恪矣方策九經初寧不較然並明而沿襲已舊容有過抑而弗宣者惟是由精粹而揭精蘊雖聖明意義之深未易揚揭而曾不以幾微晦也其表章者精矣作者多于題外發意而題上字眼反不明白此作分開平對雖未盡善而貼題切理則勝諸作多矣范應賓此作亦是必中之文詞鍊而精抓圓而暢起云自古

無二聖迭興之運而我周文作武述則規模最遠自古無百年不變之法而我周顯謨承烈則區畫最精（精起甚佳求欵特）誰有能憲章之者惟仲尼則于此考王度焉而上接其未墜之統又于此探治本焉而仰窺其不傳之秘（此二比最新最語又不說及亦在嘿默處流出來）岐豐令甲監百王而參考之者吾夫子之精神妙契百王而因以契文武之精神云云鎬芭舊章酌千聖而裁定之者吾夫子之心思潛通千聖而因以通文武之心思云云末束云蓋在衆人得其陳迹在夫子會其奧旨在周家之共主且僅存方策之緒餘在春秋之布衣乃盡究一代之精蘊光父風稱頡逵刻意詞家沉思深造有相如腐毫之苦自過瘵頭俯嗽脈見細與商確嗐然大變化沉爲浮詞鋒迅發若

輕舟御風瞬息千里遂爾聯捷此文誦之平平而天机活潑可式也

舍己從人二句此題本註云己未善則舍己以從人人有善則樂取以歸己而何析對殊非孟子本意且舜是大聖人豈待不善而後舍即有善亦舍乃見其虛懷舜之取善全是成就他人故下文是與人為善者也若說取人之善以成就自家便小矣惟舍己故能從　從人就是取人故下文只承取人說去壬辰程墨並無一人依註我人朝理學可謂大明矣吳默云太虛之体本無畛域而舜也亦不強生分別于其中則未嘗執吾身而溺之為己又安于己之外而拒之為人此有繳解矣行之文繳亦不錬詞而直寫己意透得此關便有何止机括矣人己

之初本出一原而舜也亦不故立意見于其間則未嘗以己之所

有而雖舍又安得以益己之無而不樂上比說人己比比說取舍上此從己說到入此北從

舍說到取次第哭未又不說尽以常情觀己比物皆可釋惟屬于己者不能釋乃

大知若遺絕無一毫之係吝其沛然而從非從人也從其善之公

共而不私者也何所雖爲分明是從人卻說非從人是從善較題意又推深一非如夫子憲章是分明是諳

求其制則六非所以制識大識小并分明見大子細述之事則六又在其先則如仁守分明是操持則云非必彼知之曉所當操持三

篇皆是一串此公作一文不多故少變化而冥会潛神打透机關所謂詞源一開滾滾不竭此公沛焉以常情觀人

由人而界之不分我之身自有之乃沖懷若虛直欲万彙之包括

其油然而取非取人也取其善之大同而無間者也何弗樂焉大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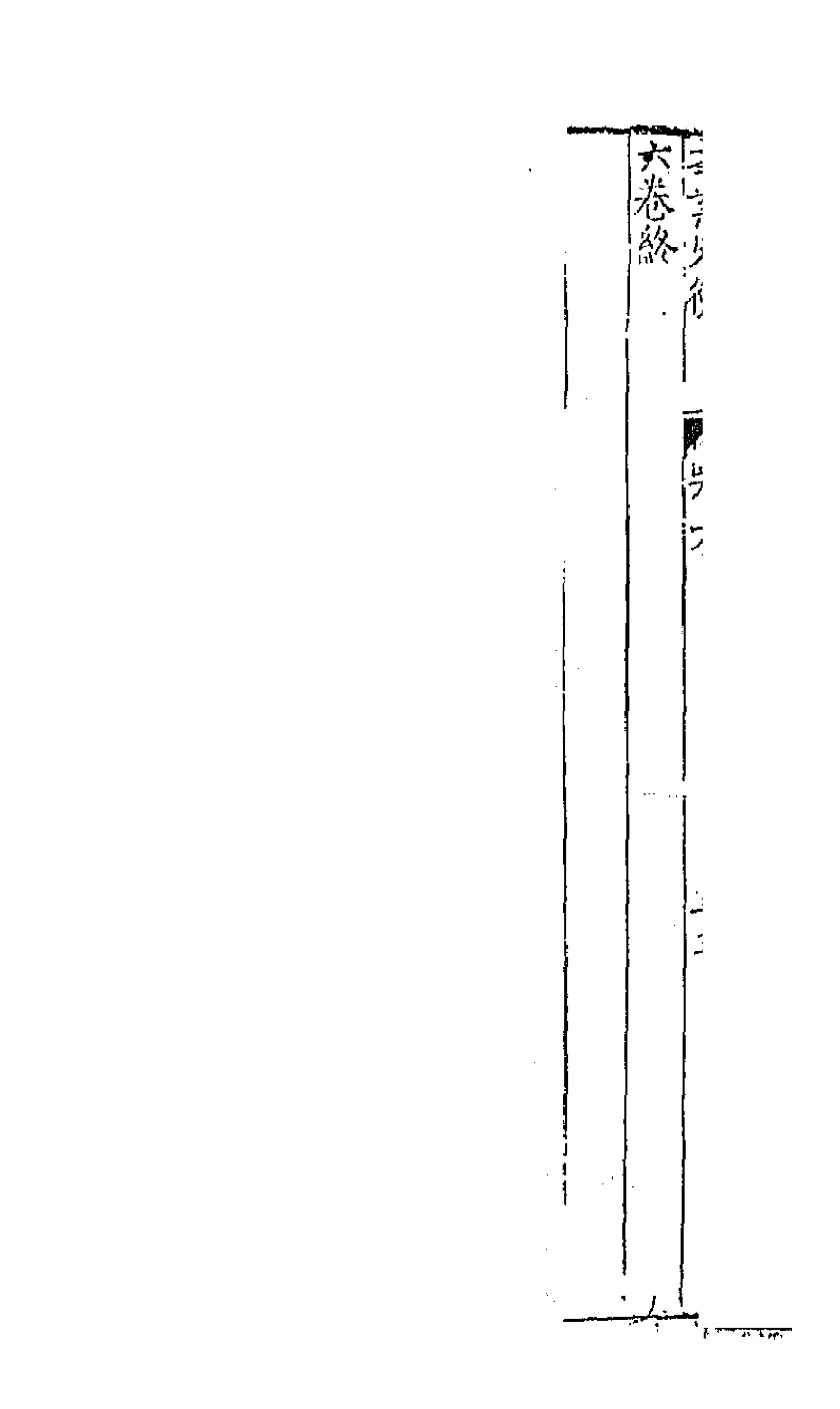
若遺沖怀若虛數二句極後得好有万鈞筆力前比也舍說到取此比由取說到樂較初二比則漸实矣故舍己舜也

身心物我且融為一机固不知善之非我有而安知為舍特擬其匿中若舍耳樂取舜也見聞言行咸視為故物亦不知善之自人出而安知為取特擬其僉受若取耳認定題目極意簸弄使鍊詞者失色翳調若奪精尋繹至此始知文字自有真也陳懿典起云以濬哲之聖遇衆善若在己之聪明一露人必有不能自見者何埋取也以衆人之善遇大聖若在此之神識未始彼必有不足比數若何樂取也此起亦是正理刘孔當繳云蓋量同乎天地即百昌萬彚皆函閒之化机而善若可取何有于爾我何有于形骸而錮之以中堅之私机決于江河則千派萬派皆一源之活潑即取之于人其孰為内外孰為出入而示之以外但之狀氣槩亦好胡

門鑑趣云善在天下渾渾耳所睹之獨觀獨聞亦人人各具之精神也孰知為己而偏繫于己即所之貪謀輿論亦我本來之故物也孰知為人而強附於人亦趣得好後二比云耳目非不可用不自用而兼眾耳目當時巨僚工瞽悉心以佐廟堂之未議而嘔喻受之捷若轉圜智慮非不可營不自營而兼百智慮當時岳牧翕堯殫力以贊一得之數陳而踴躍從之沛若河決朱錦後二比云念吾一人而天下且億萬人合億万人之善以佐一人當其未分之前彼此統同氣象原是如此所堅裏有獨契焉故一士陳謨盈庭可息一朝開議每成可捐（議論層出如霧湧泉湧）勿問彼此矣（此句收得有力）念吾一心而天下且億萬心合億萬心之善以佐一心即在既分之後

物我相成分量亦自如此而聖乘有淵㮚焉故問察可好不厭邇言民中可用不厭而端渾忘物我矣揚武烈中二比云宇宙間公共之善物與我均取足焉安見己之為是乎安見人之非己乎故舍無係各取無勉強當其時以玄德重華之舜俯而採擇于衆人怡然惟覺相忘于道術中耳惡自而有矯飾也大造中無涯之理我與人均各得焉安知己之為然安知人之為不然故委心而合安意而取當其時以肩衆一得之見仰而待擇于聖人熙然惟見忻合于義理中耳惡自而有間隔也當其舍己舜之心洞若太虛然遺其肝膽忘其耳目豈惟私意之不留即微言泒行亦且化而不有而天下咸仰聖心之虛明當其取也舜之量儼若轉圜然微

洪形骸合于大道豈惟忘疑之不着即欣喜羨慕亦且併融其迹
而天下咸樂聖衆之光大四比意精詞鍊高亢正通篇皆好起處
本上善與人同來起云既已同矣則善何必盡自己出而何嘗于
己之中執其所有而不舍善何以不自人出而何嘗于己之外別
其為人而不從彼二比云匹夫匹婦亦有性中之聰明聞其為善
不問其非己善也故詠聖哲之集以借資于人而大智若遺并融
其取之之心一言一行亦為性中之至理聞其為善不問其為人
善也故合舜堯之見以起知於己而從善若流并化其取之之迹
皆有意見



六卷終